

对博物馆展示古代人类遗骸的思考

于奇赫 韩永

人类遗骸是博物馆中最为敏感的一类展示对象。很多观众在回忆小时候参观此类展品时，将人类遗骸视为一种“刺激”。

“死亡”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是一个具有禁忌性的话题。部分博物馆对于人类遗骸在展示上缺少周密的考虑，难以让观众懂得尊重逝者的意义。因此，博物馆对于人类遗骸不仅需要科学的阐释方法，也需要能够体现对其尊重的展示手法。

在《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中，人类遗骸及宗教圣物被称为是“敏感的文化物品”，因此在征集中需要十分慎重：“应只在其能得到安全存放和有尊严对待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征集。这项工作必须符合职业标准，并符合该物品产自的或来自地区的社区、族群或宗教群体的利益和信仰。”对于人类遗骸和宗教圣物的研究，“必须符合专业标准，并考虑已知的物品出处地的社区、族群或宗教群体的利益和信仰”，对于其展陈：“必须符合专业标准，必须符合其已知出处地的社区、族群或宗教群体的利益和信仰。其展陈方式必须是得体的，且尊重所有人认同的人类尊严。”

人类遗体的称呼

目前中国博物馆对于人类遗体说明牌与展览说明多以“尸体”称呼，如“且末男尸”、“明代女尸”以及“内有不腐尸陈列，请观众慎重选择参观”。

医学上将脑死亡者或无呼吸、心跳的死者称尸体。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尸体”既可以用于指代死亡后的人，也可以用于指代动物；但“遗体”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即死亡后的人。而中国古人对于“遗体”有着特殊的理解。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将自己的身体称为是父母的“遗体”，如《吕氏春秋·孝行览》记载：“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吴即耀、李文韬

指出“遗体”从隋唐五代时期起，在原有的基础上另外产生了关于逝者尸体的含义。

“遗体”相对“尸体”而言，更能体现出中国人对于死者的尊重，也成为更具有人文关怀的表述方式。“尸体”更偏重于人或动物死亡后的客观存在，但是中国古代湿尸得以保存的因素，除了由其独特的保存环境与地质条件外，古人对其进行的精心保护也十分关键，这其中无疑包含着由于死亡而对于后人带来的悲痛。而在现代社会的表述中，也使用“死婴遗体处理办法”“遗体捐献者”“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的称谓与表述，因此，在博物馆职业道德的语境中，笔者认为遗体要比尸体更能够体现出对于死者的尊重。

古代人类遗体的展示

中国古人是不愿意将其遗体进行展示的，不论是河南南阳西汉郁平太守冯孺人墓铭文“千岁不发”，还是山东苍山东城东汉元嘉元年(151)画像石墓铭文“长就幽冥则决绝，闭扩之后不复发”，都反映出墓主人及其子女的意愿。但很多古代人类遗体是在城市基础建设中发现的，其完整性可以让现代人感受到古人对于生命的珍视，因其具有一定的生命教育意义成为博物馆展示的对象。考古人员在发现古代人类遗体后，一般都会将其所包含的纺织品剥离下来，由于气候因素，在新疆的博物馆将人类遗体和纺织品一同保存。但对于人类遗骸不能赤裸地展示，应该尽可能地使用同时出土的服饰形制，至少制作一件相同的、颜色考究的衣服进行遮盖。湖南博物院对辛追夫人遗体的展示，使用枕头与一整块从胸部至膝部的白布进行遮盖，连云港市博物馆也采取同样做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博物馆对于人类遗骸的尊重。

某博物馆近年对遗骸的展示中，并没有使用任何织物进行敏感部位的遮挡；而在完成升级改

造后使用条状织物对于躯干进行了部分遮挡，反映出博物馆意识到应该对于人类遗体保持尊重。博物馆对于人类遗体进行赤裸或者暴露大部分肢体的做法，会引起观众对于死亡的恐惧，可能担心自己死后也会遭遇同样的对待。

博物馆也需要在场馆建设的时候，将对人类遗体的展示纳入规划。日本建筑师矶崎新在湖南博物院新馆的建筑设计中，保证观众在瞻仰辛追夫人遗体时，可以有三分种的停留时间，有助于整理自己的情绪并形成一种肃穆的氛围。因此，在博物馆职业道德的语境中，对于古代人类遗骸展示的空间设计十分重要。

宗教类藏品原生意义

2005年，首都博物馆新馆基本陈列“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篇”对外开放，隋唐部分展示了出土于北京房山区石经山云居寺雷音洞的佛舍利金属盛具及石质套函，但未展出作为宗教信仰的骨舍利。

舍利是梵文 Sarira 的音译，唐人称之为“佛骨”，即释迦牟尼的遗骨。那么，首都博物馆为什么没有对其进行展示，首都博物馆原馆长韩永解释道：“首都博物馆基本陈列，是向观众介绍北京地区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艺术的情况和成就。因此，对于隋唐时期云居寺佛舍利的展示，是侧重于物质文化，而不是宗教。虽然五重函套和舍利是以整体的形式出土的，但是由于舍利属于《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中的‘人类遗骸与宗教圣物’，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审慎对待。

“我们要规避观众可能对舍利产生的宗教信仰仰方向的曲解，或者是不够尊重，所以选择只展示函套，因为函套可以反映隋代北京地区石刻工艺的制作水平。此外，舍利是佛教徒顶礼膜拜的信物，但基本陈列并没有充足的空间对其进行展示。因此，我们觉得如果不能够还原它的宗教性，

那么对它而言是不够尊重的。如果从宗教圣物的角度展示舍利，那么应该将其还原到宗教场所中，那才是它的原生意义。展示藏品原本使命及其用途，也是博物馆职业道德中的要求；而对于人类遗骸与宗教圣物，我们必须要对它予以充分的尊重。”韩永说道。

于薇在《圣物制造与中古中国佛教舍利供养》中指出，舍利在古代社会并非总是被秘藏在塔里面，它经常被拿出来、被观看；而当它被展示、参与到一定的仪式中，就与更广阔的政治意图与城市空间产生关联。因此，博物馆在展示作为宗教圣物的人类遗骸时，既要考虑其原生意义，又要显示对其的尊重。而在当下“博物馆热”的氛围中，观众参观的火爆场面在一定程度上也牺牲了博物馆部分欣赏教育的立场。对于怀着“逛庙会”心态的观众来说，不论是宗教圣物还是人类遗骸，也显得与其他藏品并无差异。

博物馆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也是现代文明的象征。现代文明的核心就是尊重人，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美国社兰大学哲学系教授奥利弗·森森(Oliver Sensen)观察到：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人类尊严的概念在政治学与哲学领域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世界各国都把它视作国家宪法与政治宣言的基石，并将其视成人权的根据。

目前一些探讨古代人类遗体展示的文章，是基于中国传统礼教文化语境下、对死者的恐惧而引发的“崇敬”，而非现代文明意义对人完整意义的尊重。在现代法律中，人在死亡后丧失了权利能力，但其遗体不同于一般的物，因为其寄托了死者和生者的尊严，凝结了近亲属对于死者的个人感情。《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中对于人类遗体的叙述，也正是基于各国法律所根植的基本人性，即承认尊重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条件。中国博物馆对于人类遗骸的征集、收藏展示与研究中，需要处处体现出对于祖先的尊重，

从而引导社会公序良俗，并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伦理观念与对于生命的尊重。

■拓展阅读

《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被公认为是博物馆及其从业者的底线，它清晰地反映了当代博物馆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1986年11月4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第十五届全体大会一致通过，2001年和2004经过两次修订。从2020年5月开始，国际博协道德委员会开始了第三次修订工作，并原计划2022年提交最新版新《准则》，供国际博协布拉格大会审议。目前，国际博协道德委员会正在广泛征集全球博物馆工作者的修订意见。

《准则》中与本文相关的概念：

2.5.敏感的文化物品

对人类遗骸和宗教圣物，应只在其能得到安全存放和有尊严对待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征集。这项工作必须符合职业标准，并符合该物品产自的或来自地区的社区、族群或宗教群体的利益和信仰。

对人类遗骸和宗教圣物的研究，必须符合专业标准，并考虑已知的物品出处地的社区、族群或宗教群体的利益和信仰。

4.3.敏感材料的展陈

人类遗骸和宗教圣物的展陈必须符合专业标准，必须符合其已知出处地的社区、族群或宗教群体的利益和信仰。其展陈方式必须是得体的，且尊重所有人认同的人类尊严。

构建孤独症友好博物馆的思路

严铭玥 范佳翎

的声音、机器发出的声响，也可能是屏幕上闪烁的灯光、拥挤的人群。为了应对有可能产生的突发情况，博物馆可以设立一个低感官房间，以供孤独症患者感到不适时调节情绪，房间里设置较暗的灯光、舒适的座椅，并准备一些厚重的毯子等。在展厅里设立图片化的指路标志、可以（不能）触摸、请勿攀爬、安静等提示标语，有利于集中孤独症参观者的注意力，帮助他们理解标语的意思。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儿童博物馆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尝试，他们会设定感官友好日，在特定的周一举办孤独症青少年专属的活动，工作人员会提前进入博物馆，关掉灯光、减少多余的声音、停止分散注意力的动作，此外还增加了标注，帮助观众确定不要攀爬的东西以及展品之间的入口。

除了对整体环境的调整之外，还可以通过提供其他特殊工具来帮助孤独症人群更好地参观博物馆。可改善的方向包括线上和线下。

线上资源 博物馆可以利用线上资源，在官方网站上设置独立版块，发布本馆为孤独症谱系人群提供的资源；为孤独症患者推荐更适宜参观的时间段；发布相关活动的资讯，每个活动的详情页应有活动的说明及流程介绍。

在大都会博物馆网站的游客导览版块有专门为孤独症观众设计的指南，用来帮助孤独症儿童和成人了解博物馆为其提供的资源和提示，包括活动日历、注意事项、多种社交故事、视觉清单、感官友好地图和互动地图，体现了博物馆持有的开放、包容、欢迎的态度。

网络及电子设备的发达使得很多资源得以电子化，这让孤独症家庭可以提前熟悉博物馆及他们准备参加的项目。在家规划自己的博物馆行程，帮助孤独症儿童及成人明确这趟出行的具体流程，可以很好地减少焦虑、降低出现意外的风险。

线下资源 目前在博物馆已有应用的辅助工具种类繁多，除了纸质版的线上资源，比如感官友好地图、社交故事、视觉清单、信息表等之外，还包括耳塞、墨镜、沙漏这种小道具。这类辅助工具主要是帮助孤独症观众规避和应对博物馆某些特殊环境可能带来的不适。国外有博物馆为来参观的孤独症谱系人士配备感官手提袋，协助他们拥有更舒适的参观体验。

感官手提袋可以为孤独症患者提供更加灵活的参观体验，这种远距离的互动模式会带来更加自在、舒适的参观过程，内含的工具会吸引观众的兴趣，促进他们自主学习，以手提袋或背包的形式出现也更加容易携带。

开展以孤独症为主体的教育活动

孤独症群体及其家庭与其他人群一样，也有参观展览、参加博物馆活动、与家人在博物馆度过愉快时光的需求。阻挡他们脚步的，除了一些环境因素之外，博物馆为他们提供的活动机会较少是重要原因。因为孤独症的特殊性，通过举办教育活动等方式，可以吸引更多的谱系人群，相较于直接参观，可以带给他们更舒适的体验。

活动类型 目前博物馆开展的以孤独症为主题的教育活动大致可分为参观类和实践类。参观类，就是寻找时段为孤独症观众单独开放，并将博物馆的环境进行适当调整，一般为预约制。对于那些可能无法适应博物馆日常环境的孤独症人士，定期策划参观项目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博物馆邀请他们在特定的时间进行参观。在

这个时间段，可以保证较为安静且空旷的环境，并且调节灯光明暗在适宜的范围内，这样让孤独症家庭也能够享受博物馆体验。

实践类教育活动依托博物馆的建筑及藏品等有利条件，以提高孤独症患者的能力为核心目的，不同活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由于对孤独症患者的干预，年龄越小的个体干预效果越好，所以一般实践类的活动主要受众为未成年人。

还有在活动的过程中帮助孤独症群体学习和实践技能，提供干预帮助的项目。活动一般根据孤独症群体的特点设立目标，包括但不限于提高社交技能、提升专注度、提高想象力、识别他人面部表情和情绪等。杰克逊维尔当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Jacksonville)每年都会举办“彩虹艺术家”活动，通过与学校的教学相结合，将课堂转化为现实世界，目标是提高社交能力，鼓励情绪调节和运动技能，减少焦虑，增加注意力、自信、自尊和创造性地自我表达；提高抽象思维能力和想象力；提高视觉空间技能。

活动设计 当前国内博物馆以孤独症为主体开展的教育活动还非常匮乏，大都是针对特殊纪念日举办的单次活动，并未形成常态化 and 规模化，远远无法满足日渐增长的孤独症群体，目前仅有中国港口博物馆设立了孤独症儿童开放日，自2020年起每年五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专门向孤独症儿童开放，定期提供特别服务。而国外已有很多博物馆进行了丰富的实践，并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活动流程。我国博物馆在设计活动时可吸收国外现有经验，并与本地特色相结合。

首先要进行活动前准备，在举办活动之前要明确，博物馆不是医院，工作人员在接受培训之前也不一定具备专业知识，所以教育活动应在保障安全、提供娱乐实践机会的基础上，再考虑培养参与者的社交、沟通等技能。为此可邀请相关机构的专业人员，或与特殊教育机构合作，对馆内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对于工作人员的培训是必要的，博物馆可以与相关机构或医院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在培训时让工作人员了解孤独症患者的行为、语言等特征，学习相处方法，以及如何正确处理突发问题，有充足的耐心和包容的态度是最重要 的品质。

对于活动的设计，先要明确活动的类型和目标，然后匹配适合的干预手段，活动全程有专业的诊疗人员和干预老师陪同。参观类活动一般是为孤独症观众提供特别的参观时间，提供一个安全友好的环境、一个行为不会被批判或误解的环境，且对于年龄不设限，在预约时可以对各年龄段进行分类，适当扩大人数。

对于博物馆来说，经过定期培训的员工整体水平可能也无法与专业人员相媲美，在进行干预教育时效果会不够理想，对此博物馆可以考虑雇佣全职的专业诊疗人员或老师，也可以雇佣孤独症患者工作，可以更好地理解孤独症观众。

构建孤独症友好型博物馆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应作为各博物馆计划内的长远目标，博物馆为孤独症谱系障碍人群提供一个支持性的、可及的人口，构建一个友好的环境，可以提升整个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包容度和关注度；对于孤独症群体来说，博物馆可以提供更多机会让他们练习并掌握参观博物馆的经验，增加潜在的社交机会，创造适合孤独症孩子学习、练习和掌握社交技能的场景，帮助孩子寻找兴趣点，提升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家族文化研究的立体图景

——读《明清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

赵明远

九代诗人八代宗，郎君十代衍家风。
懒牛尚返犄牛贵，三范凭开一范雄。
这首诗是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1924年写给其挚友范当世儿子范罕的，范罕即诗中的“蜗牛”。张謇的诗不仅赞许了范罕，更推崇了南不通一个名家辈出的范氏诗文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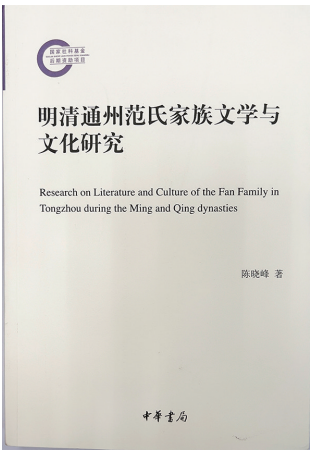
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文化因时代的不同，呈现着不同的历史特征。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加剧，世家大族从汉唐时代与政权结合的贵族门阀过渡到明清时代更为贴近乡土的文化家族。虽孟子有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但历史证明一个家族如能与政权、功名若即若离、渐行渐远，则更能保存延续其精神血脉，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内在动力也许就可以从家族文化的研究中发现端倪。

南通自明代以来，文风日盛，历代文人留下经卷翰墨无数，以诗书传世门望族有“司寇一门俱善诗”的陈氏家族，“十世衣冠数卷诗”的李氏家族等，其中代有才俊，延绵至今的布衣世家——范氏家族则独领风骚。

范氏文化世家从晚明到当代延续了400余年13代，遗留下了丰厚的诗文著述，其声名早已超出了南通地域，而远播海内外，历来备受文坛关注和赞誉。然而对这一家族文化的学术性研究则起步比较晚，且不充分。21世纪以来，在范氏第13代、著名书画家范曾的推动下，有关范氏家族研究机构成立，出版了《南通范氏诗文文家》等文献集，推进了研究的开展。这期间，南通大学文学院陈晓峰教授是这一轮学术研究的中坚，她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文学视野中的通州范氏家族研究”，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而她的新著《明清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可谓这一领域的扛鼎之作。

这部著作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着眼于范氏家族文化脉络的传承、演进、成就和整体精神文化特征，注重分析形成家族文化传承的时势造就和地域涵育。著者将通州范氏置身历史洪流之中，动态考察其成员境遇心态、处世方式、文学审美的演变轨迹，对这一家族文化进行了更加完整的解读诠释。著者以其深厚学术功力、治史方法对范氏家族及成员的著述文集、散佚手稿和文献目录进行了追踪考证，对家族谱牒、世系传承和交游流传也做了细致梳理，不仅学术上有更深更广的突破，同时更能引导读者于行文细节处见微知著，得窥家族文化风貌。

范氏家族文学血脉的流淌也并非波澜不兴，而是在世事纷扰的明末清初及清末形成了两个波峰，即第二、三代的范凤翼、范国祿父子及第十代的范当世，他们是这个诗文家族的杰出代表。正是因为他们的文学成就及学界声名，才迎来了各界对范氏家族文化的瞩目及认可。《明清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赵明远

^[1] 人类遗骸是博物馆中最为敏感的一类展示对象

^[2] “死亡”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是一个具有禁忌性的话题

^[3] 在《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中，人类遗骸及宗教圣物被称为是“敏感的文化物品”

^[4] 因此，博物馆对于人类遗骸不仅需要科学的阐释方法，也需要能够体现对其尊重的展示手法

^[5] 在《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中，人类遗骸及宗教圣物被称为是“敏感的文化物品”

^[6] 因此，博物馆对于人类遗骸不仅需要科学的阐释方法，也需要能够体现对其尊重的展示手法

^[7] 在《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中，人类遗骸及宗教圣物被称为是“敏感的文化物品”

^[8] 因此，博物馆对于人类遗骸不仅需要科学的阐释方法，也需要能够体现对其尊重的展示手法

^[9] 在《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中，人类遗骸及宗教圣物被称为是“敏感的文化物品”

^[10] 因此，博物馆对于人类遗骸不仅需要科学的阐释方法，也需要能够体现对其尊重的展示手法